

T
CHER 9299.7928

九
三

5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十九

左編

將類

開創

吳孫武子齊孫臆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日子

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

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

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續兵之始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鐵鉞卽三令五申之
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
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
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
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

發齊可以
避水火

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
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
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
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
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魏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
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
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

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

知退亦是
策法

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

后世名將
多用此

淺法以涓
易與也

逐之始

伏兵之始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
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
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
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陝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
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
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
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魏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
魯曾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
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會卒以爲將而
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
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魏郭門與其母訣
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
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
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

通典

卷之九

日

浦會用色

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

字曾

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
 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
 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
 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
 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
 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武侯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
 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
 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
 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
 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
 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
 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
 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
 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
 諸侯患楚之強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

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秦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

萬國

之，使趙蔥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五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荊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

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方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惛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

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麤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

蕭何祖此

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
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令壯士擊人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
敗走秦因乘勝畧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
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
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
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
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
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

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
拔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齊司馬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
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
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中加

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軍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後送行非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騾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

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病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書則已

然可，見司馬法古書也。

東漢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椽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弟孝及同郡丁綝、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力，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子孝至仁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
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
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卽
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明爲從事異因
薦邑子鉅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爲掾史從
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
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
厚結納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
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
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

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
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
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饑渴
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
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鉅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
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
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
草舍至饒陽蕪蕪亭時天寒冽衆皆饑疲異上豆粥
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
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

有此謙讓
可省却請
田宅自污
下者蓋誠
僞之別也

燹火光武對竈爍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
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
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
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
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
軍光武以此多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武陰王李
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
守洛陽光武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
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

平亦乎平
雁其誠信

軍統一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
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來所以知今昔微子
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
符見興廢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
乖離網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
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
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
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

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于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共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叛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夏之九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計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市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卽帝位。光武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爲社稷，下爲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
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齋
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
眉延岑暴亂三輔羣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
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
七尺貝劔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
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
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
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

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距六十餘日
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
使者卽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
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
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
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遂大
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上以豆覆其上
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
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

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堡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

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關廷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使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

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
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
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
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
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讎見定議圖蜀留十餘日令
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
異軍柁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
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柁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
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
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怩小利遂欲深入若得

柁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
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
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
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
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九年春祭遵
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
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
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
斬之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因持不動
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

軍謚曰節侯

唐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爲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爲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

元死二

江陵詔靖安輯從數童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爲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爲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旣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

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雷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餘。追奔至百里洲。士弘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鎮。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初，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留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

不若且駐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慄銑，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衆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

戰而收之

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等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乙巳。銑以大牢告于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複布績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氏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李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

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斬于都市。靖以功封永康縣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等皆率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南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旣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

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授方畧副孝恭東討
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
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
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又結壘江
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
步卒一萬度淮拔陽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
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
營孝恭安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擁
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
其巢穴丹陽旣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靖

曰不然公祐精兵雖在此水陸一軍然公祐所自將
亦銳卒也今博望諸柵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豈
易破哉進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蒙
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
持重特公祐立計欲以老我師爾若出不意挑攻其
城必破之慧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使羸兵先攻
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
兵追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靖率軍水陸皆進
苦戰殺傷萬餘人慧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
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

八編類集 卷百九 三
行臺以靖爲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
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靖廼
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寇
大原爲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太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祚
授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
厥部衆離叛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
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
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皆恐
靖縱謀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

北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絕沙漠然卒
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遂
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
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
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頡利外爲
異辭內實猶豫欲候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
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
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靖謂副將張
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
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遣前鋒二百騎乘霧而行。去其牙七里。乃覺。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部家震潰。唐儉脫身得歸。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壘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

忘

戶至五百。旣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爲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少。雖疾頓憊。猶力干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校檢。特進。就第。賜物段千。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爲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

臣知止
遂爲一代

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
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
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
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
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
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
旣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
謝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
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

召靖入謂曰公南平吳井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
麗未服亦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
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
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
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
督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太平廣記
云李靖於旅中遇一虬鬚客問太原有異人能致吾
一見否靖曰靖之友文靜與之狎可見遂與入太原
候之虬鬚見太宗心死招靖曰真天子也亦須道兄
見之某日復會於汾陽橋道士虬鬚客已在共謁之

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文皇至道士一見慘然罷奕。請去出謂虬鬚客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方可圖也虬鬚曰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此吾得志之秋也言訖吁嗟而去正觀中靖位僕射南蠻奏有海賊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靖曰虬鬚客成功也

金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伐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宗室羣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

宗翰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太祖然之卽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醕解御衣以衣之羣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快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羣臣言時方寒太

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磐副之。宗峻領各札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旣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于鴛鴦灤。殺其子晉王敖魯翰。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遽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

十里。蒲察烏烈谷赦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幹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郡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槌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旣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灤。不豫。將歸京師。宗翰駐軍雲中。太宗卽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嘗與之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

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
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槌懶石古乃精兵討都部詔曰
宗望軍不可分別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
人見上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
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
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
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常
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期年今已如此
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
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未割

宗望翰離
下也自河
北入

不聽宋割
地繼之以
伐

上悉如所請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宗翰為左副
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
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
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
朮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
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
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
詔宗翰取文水及盂縣復留銀朮可圍太原宗翰之
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
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遶分人防守雖姚古

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陘宋師皆潰宗翰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宗翰旣侵太原反據鴈門翊自朔不待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宗翰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宗翊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於是翊方戰爲板徒害之可求統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爲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道出焉至于交城遇宗翰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新至勞逸有間故敗績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援之可謂勤矣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宗翰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馬邑懷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若翊與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宗翰之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臆走大梁而救韓皆此道也宗翰失意則宗望

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求救太原之無術也。宗翰及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瞻，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宗翰宗望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二帥會議再征宋，闕几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若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和，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宗望未有語。宗翰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宗望欣然稱善。南征之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伏其能也。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鵬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丙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答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

會兵宋約畫河爲界復請修妖不克和丙辰銀木可
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
少帝奉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等其功
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
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者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
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囚百七
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賂祭器火樂靈臺圖書
與大軍比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
賜與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
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
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
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
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
西州郡婁室旣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時京兆兵皆
調赴行在城遂陷婁室乘勝寇熙河秦州降轉寇涇
原吳玠逆擊于青溪嶺上殊死鬪大敗之虜遂東走
同華未幾婁室亦攻下延安麻是時河東寇盜尚多
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
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

其書而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使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攻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并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爲隣事體重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攻宋人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畧定五路旣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婆盧大監

戰平陝西銀朮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州權邦彥棄家宵遯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離速烏林答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

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其四月七日兩書皆然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捷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大行由河陽度河攻河南分遣銀术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术自燕山出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遣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度河攻陝西粘沒喝至汜水關

西京留守孫昭遠南走爲叛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訥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軍之集兀术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兩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陷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燮棄陝州引兵遁入蜀中元大震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粘沒喝謀知鄧州將爲行在所命銀术可急攻之范致虛與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敵皆死鬪汲戰沒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甚多悉爲金人所有又分兵陷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潁昌府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遷其民于河北京西州郡皆陷

宋宣和五年冬十月朔日... 宋宣和五年冬十月朔日... 宋宣和五年冬十月朔日...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宗弼以其軍去登舟... 宗弼以其軍去登舟...

金宗弼

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

遼帝獵鴛鴦樂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

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審

得遼主在鴛鴦樂畋獵尚未去可襲取引兵追敗之

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

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

金太宗吳
乞買即位
天會元年
宋宣和五
年也

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
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
獲馬三十而還宗望死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
宋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
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
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
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
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
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
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

等追兵歸德城中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
中人懼遂降先遣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
撫使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再降巢縣王善軍當海
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
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當海廸虎合
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守江寧使
阿魯補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
縣浙江而西屢敗宋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
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宗弼自安吉
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

守此。吾豈能遽度哉。先使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乃還。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

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浙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析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刺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刺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

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繖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
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繖五繖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
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
免天會八年宗弼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
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
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
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
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
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
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三年宋紹

興五年也金熙宗亶卽位十五年爲右副元帥封濬
王是年廢劉豫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
地割歸宋詔遣張通右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
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
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祭撻
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
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
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領行臺尚書省
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
入于宋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
伐太師宗翰以下皆曰構蒙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
自鴟張祁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
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
害宜卽舉兵誅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
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
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
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
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
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

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攻嵐石保德皆
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宗
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
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遂伐江南旣渡淮以
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
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歛兵許敝邑拜表闕下宗弼以
便宜約以畫淮水爲界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
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
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
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爲界屬鄧

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
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
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
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差送至泗州交納有渝
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
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
太傅廼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珮璲玉
册册康王爲宋帝其册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
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潰齊盟自貽顛覆俾爾
越在江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

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
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册命
爾爲帝國號宋世服其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
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羊萬
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
仕不許優詔答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爲太師領三
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八年征蒙國死
于道兀朮嘗有三策獻金主一則以汴京立徽宗欲
招致江南之人二則以近上宗室守邊三則講和謚
忠烈配享太宗廟庭

元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水東父孔溫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蔑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橐駝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垂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太祖軍嘗失利會大雪失牙帳所在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壇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竟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谿谷間傾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

虜出師亦有名

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以出寇遂引去金之降者皆言其主璟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壬申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陣陷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進至滄河殪尸百里癸酉攻居庸關堅壁不得入遣別將闍別統兵趨紫荆口金左監軍高琪引兵

來拒不戰而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下益都濱棣諸城遂次霸州史天倪蕭勃迭率衆來降並奏爲萬戶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以城降乙亥裨將蕭也先以計平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守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逼之其下殺銀青推銀答虎爲帥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旣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奏寅答虎留守北京以吾也而權兵馬都元帥鎮之遣高德玉劉蒲速窩兒招

論興中府同知兀里卜不從殺蒲速窩兒德王走免未幾吏民殺兀里卜推上豪石天應爲帥舉城降奏爲興中尹兵馬都提探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稱臨海郡王至是來降詔木華黎以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掇忽蘭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密察鯨有反側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復謀遁去監軍蕭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憤其兄被誅據錦州叛畧平樂瑞利義懿廣寧等州木華黎率蒙古不花等軍數萬討之州郡多殺致所署長吏降進逼紅羅山主將杜秀降奏爲錦州節度使丙

子致陷興中府七月進兵臨興中先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諭之曰今若急攻賊必遣兵求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東候之致果遣鯨子東牟將騎兵八千步卒八萬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于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之半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乃麾騎兵齊進大敗之斬東牟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圍守月餘致憤將校不戮亦殺敗將

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廣寧劉琰懿州田和尚降木華黎曰此叛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優伶外悉屠之拔蘇復海三州斬寇顏衆家奴咸平宣撫蒲鮮等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弘吉剌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並屬麾下且諭曰大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乃建行省于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

城及蠡州諸城拔之冬破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戊寅自西京由大和嶺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以前鋒拓拔按察兒統蒙古軍鎮之拒全兵以義州監軍李廷植之弟守忠權河東南路帥府事己卯以蕭特未兒等出雲朔攻降岢嵐火山軍以谷里夾打爲元帥達魯花赤攻拔石溫州擊絳州克之庚辰復由燕徇趙至蒲城武仙舉真定來降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天倪進言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之意也禾華黎曰善下令禁無

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田里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滏陽金邢州節度使武貴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禾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禾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已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進攻楚丘楚丘城小而固四面皆水令諸軍以草木填塹直抵城下嚴實率所部先登

八編類纂 卷二百
拔之攻下單州圍東平以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
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
苦郡縣以敗事也留梭魯忽禿以蒙古軍三千屯守
之辛巳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梭魯忽禿
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建
行省撫其民先是郡王帶孫攻洛不下至是遣石天
應拔之五月還軍狐嶺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降
以爲濟兗單三州都總管予綺衣玉帶勞之曰汝不
憚跋涉數千里其來尋當列奏賜汝高爵爾其
勉之

滄景濱棣等州都元帥府事鄭遵亦以棗鄉修縣降
陞爲完州以遵爲節度使行元帥府事秋八月從駐
青冢監國公主遣使來勞大饗將士由東勝渡河西
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冬十月復由雲中歷大
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
都元帥進取綏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
行省元顏合達出兵三萬陣于城東蒙古不花以騎
三千覘之騎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
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銜枚齊
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兵望

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鄜州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驍將張鐵槍木華黎責其不降厲聲答曰我受金朝厚恩二十餘年金事至此有死而已木華黎義之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遂降坊州大饗士卒聞金復取隰州以軒成爲經畧使於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隰克之留合丑統蒙古軍鎮石隰間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七月令蒙古不花引兵出秦隴以張聲勢視山川險夷大兵道雲中攻

下孟州四蹄寨遷其民于州拔晉陽義和寨進克三清巖入霍邑山堡遷其人于趙城縣薄青龍堡金平陽公胡天祚拒守裨將蒲蔡定住監軍王和開壁降遷天祚于平陽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靖真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木華黎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爲忠乎冬十一月過晉至絳拔滎州胡瓶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爲金有至是復來歸木華黎召石天應謂曰蒲爲河東要害我擇守者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略刺拔都隰州田雄並
受節制命天應造浮梁以濟歸師乃渡河拔同州下
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完顏合達擁兵二十萬
固守不下乃分麾下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
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
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遼西東山東河北不
勞餘力前攻天平延安今攻鳳翔皆不下豈吾命將
盡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不化南越牛嶺關狗宋
鳳州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餘萬伺大兵
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別將吳權府引兵五百夜

出東門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
前爾攻其後可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
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民走中條先降元帥按察兒
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復遁去木華黎以天應子
幹可襲領其眾癸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顧諸將曰橋
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堡寨十餘三月渡
河還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
業環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
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五十四厥後太祖親攻鳳
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至治元年

八續類纂 卷二百
詔封孔溫窟哇推忠效節保大佐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謚忠宣木華黎體仁開國
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
謚忠武子索魯嗣

木華元伯顏

伯顏蒙古八鄰部人父曉古台從宗上旭烈兀開西
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
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
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二年七月拜光祿太
夫中書左丞相諸曹曰事有難決者徐以一語決

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十二年大舉伐宋與史天澤並
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天澤以病表請專任伯顏
乃以伯顏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秋
七月陛辭世祖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
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九月會師于襄陽分軍爲
三道並進伯顏與平章阿木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
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灤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
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
甲伏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
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漢水南築新郢橫

城有所不

鐵繩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有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十月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亟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擒萬興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生擒數十人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虎臣王大用虎臣等斬俘焚黃榜伯顏復命呂文

煥招之又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等四人餘悉屠之次新城令史弼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射黃榜檄文於城中以招之其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文煥至城下飛矢中右臂犇還乃令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猶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十一月阿朮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阿朮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軍次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

八編類纂 卷二百
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邏堡荆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相踵而至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吾亦知其可必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遂令修攻具進軍陽邏堡遣人招之其將士皆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降之理備吾甲

趨其所不
意

兵決之今日伯顏麾諸將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速遣人報我分遣阿里海牙督張弘範等先以步騎攻陽邏堡夏貴來援阿朮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多露沙洲阿朮登舟指示諸將令徑趨是洲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朮橫身血戰鵬飛敗走得船千餘艘阿朮與鎮撫何瑋等數十人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

數四遂起浮橋而渡阿里海牙繼遣張榮實解汝楫
等四翼軍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
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呵
术遣使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破陽邏堡斬王
達宋軍大潰夏貴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
也諸將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伯顏從
之師次鄂州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艘火
照城中兩城大恐鄂州漢陽德安守將皆以城降留

無聲

左丞阿里海牙等以兵四萬分省于鄂規取荆湖伯
顏與阿术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春正月至黃州
蘄州皆降阿术以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呂師
夔與知州遣人迎降伯顏至江州師夔設宴廬公樓
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
命與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斥遣之二月壬戌
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
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沿江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顏命左右翼
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

罪

水戰

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
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大呼曰宋軍敗
矣阿朮挺身登舟手舵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
伯顏命步騎左右倚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
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似道東走
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秦州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
滁州諸軍亦相繼降四月有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
師候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
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
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五月命奉御愛先

將能而君
不御者勝

傳旨召伯顏赴闕進中書右丞相付以詔書俾諭宋
主十一月伯顏分軍爲三道期會於臨安阿剌罕等
以步騎自建康出西安趨獨松嶺董文炳等以舟師
自江陰循海趨澈浦華亭伯顏及左丞相阿塔海由
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先是常州守遁
走通判王虎臣以城降其都統制劉師勇王安節等
復拒之推姚訔爲守固拒數月不下伯顏射書城中
招諭皆不應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砲張
弓弩晝夜攻之宋兵大潰屠其城姚訔及通判陳炤
等死之生獲王安節斬之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

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等奉其國王及太皇太后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嗣君幼沖，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伯顏曰：汝國執我行人，又殺害廉奉使等，如欲我師不進，將効錢王納土乎？李王出降乎？爾宋昔得天下於小兒，今亦失於小兒。蓋天道也不必多言。遣囊加歹同柳岳還臨安。十三年正月，進軍臨平鎮，次阜亭山。宋王遣知臨安府賈餘慶同宗室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囊加歹以宋傳國璽入獻，得府三十七州，百二十八關，監

二縣七百三十三。帝勞伯顏，伯顏曰：奉陛下成算，阿末効力，臣何功之有？初，諸軍分三道而進。董文炳居左，由江並海趨臨安。先是，江陰軍以城來附，所過民不知兵，凡得生口，悉縱遣之。無敢匿者。威信前布，皆望旗而服。張瑄有衆數千，負海爲橫。文炳命招討使王世強往降之。單舸至瑄，所諭以威德。瑄降，得海船五百。進次鹽官，鹽官臨安劇縣。俟救至，招之，再返不下。將佐請屠之。文炳曰：縣去臨安不百里，聲勢相及。臨安約降，已有成言。吾輕殺一人，則害大計。況屠一縣耶？於是遣人入城諭意。縣降，遂會伯顏于臨安城。

北張世傑欲以其王逃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戌
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昞廣王昺南
走而宋王焜遂降二十四年春二月或告乃顏反詔
伯顏窺覘之乃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
乃顏爲設宴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
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
四月乃顏反從世祖親征卒擒乃顏二十九年秋宗
王明理鐵木兒挾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相值于阿
撒忽秃嶺矢下如雨衆軍莫敢登伯顏先登陷陣諸
軍望風爭奮大破之明理鐵木兒挺身去伯顏引軍

因其敵問
而用之

夜還卒遇伏兵伯顏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伯顏輕
騎追擊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
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爲牲伯顏不可
衆皆歎服軍中獲謀者忻都欲殺之伯顏不許厚賜
之遣齋書諭明理鐵木兒以禍福明理鐵木兒得書
感泣以衆來歸未幾海都復犯邊伯顏留拒之廷臣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無尺寸之功者詔
以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居伯顏于大同以俟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會海都兵復至伯顏遣
人與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

偽退

也伯顏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將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授以印而行三十年冬十二月驛召至自大同明年正月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冬十二月丙申有大星隕于東北庚子伯顏薨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

功也

元阿木

阿木兀良氏都帥九良合台子也沉義有智畧臨陣敢決氣蓋萬人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爲前騎所向權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世祖卽位留典宿衛自宿衛將軍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復立宿州至元元年八月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八月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俘生口五萬軍還家兵邀襄樊間阿木乃自安陽灘濟江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

兵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月遂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繼率兵來援復分兵出入沙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帥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於是治戰船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舟師來救求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前後邀擊於湍灘俱敗走九年

二月破樊城外郭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裝軍衣百船自上流入襄陽阿木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輪船順流東走阿木與元帥劉整分泊戰船以待燃薪照江兩岸如晝阿木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九月加同平章事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二月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十年七月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木伏兵道左佯北宋兵追之伏發

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正月入覲與叅政阿里海牙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叅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秋九月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遂舍攻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騎兵千人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木卽奮槊馳擊所向畏避追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

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程貴迎降時夏貴鎖大艦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邏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木遙見南涯沙洲卽率衆趨之載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洲沙急擊攀岸步鬪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遂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

三百艘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邏堡盡得其軍實伯顏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師有所依可以萬全已未水陸並趨鄂漢焚其船三千艘烟燄漲天漢陽鄂州大恐相繼皆降十二年正月黃蘄江州降阿木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而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復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又射我軍船執我邏騎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二月

辛酉師次丁家洲遂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時已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木挺身登舟手自持施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四月阿木分兵圍守揚州庚申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陳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

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庚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強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濫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圖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仍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朮駐兵瓜

宋將
後

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朮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二月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朮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海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高郵寶應餽運賸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通泰州又遣千戶察兒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旣絕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甲戌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朮牙下

密

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
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
者不滿百人壬辰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
走阿朮率兵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
壘以守之七月乙巳朱煥以揚州降乙卯泰州守將
孫良臣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奉命戮揚州市
揚泰既下阿朮申嚴士卒禁暴掠有武衛軍校掠民
二馬卽斬以徇兩淮悉平得府二州二十二軍四縣
六十七九月辛酉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第功
行賞實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
年五十四追封河南王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二百

將類

七

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由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廩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兵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必擊之四面俱

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救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兵合更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以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部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于已於倉亭生擒于已斬首七千餘級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輛。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以棺戮屍。傳首京師。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

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詔嵩回鎮長安。以衛園陵。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

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奸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

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率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一
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
義真猶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及卓被誅以嵩
爲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以流星
策免李催作亂嵩以病卒嵩爲人愛慎盡勤前後上
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宜於外
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

唐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父楷洛本契丹酋長武后時入
朝累官左羽林大將軍光弼嚴毅沈果有大略幼不
嬉弄善騎射虜河西王忠嗣府兵馬使克赤水軍使

忠嗣遇之厚雖宿將莫能比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
弼也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
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
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
戰敗斬于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
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
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闡寄詔攝御史
大夫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
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
義降自顏杲卿死郡爲賊區露齒蔽野光弼酌而哭

之出為賊幽閉者厚恤其家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
 蔡希德攻饒陽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
 行疲勞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焱銳
 弗能持重圍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
 二萬傳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
 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
 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謀
 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
 引去以奇兵斷饒道馬食薦藉光弼命將取芻行唐
 賊鈔擊之兵負戶戰賊不能奪會郭子儀收雲中詔

後世無將
亦無謀

悉眾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
 走趙郡立節中流矢死希德走鉅鹿收橐城等十縣
 遂攻趙詔加光弼范陽節度使思明蹂鼓城入博陵
 殺官吏景城河間信都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
 守以附光弼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
 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
 與子儀合擊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
 巢窟當先取之掘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
 陘肅宗卽位詔以兵赴靈武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
 千入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

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卽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伏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庭珍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庭下卒不滿萬餘，團練烏合之

衆，亦不滿萬人。思明以爲太原指掌可取，旣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益、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

八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
其用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
等圍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
資糧遁走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
顧圍解閱三昔乃歸私寢收清夷橫野等軍賊別將
攻好時破大橫關光弼追敗之遷司空乾元元年與
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敗之光弼與諸
將議思明勒兵魏州欲以怠我不如起軍逼之彼懲
嘉山之敗不敢輕出則慶緒可擒觀軍容使魚朝恩
固謂不可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略大

常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標掠獨光弼整衆還大
原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
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
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
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
寬憚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
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謁卽斬于轅門諸將懾服復
追都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滑汴節度使許
叔冀戰不利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敦陣徐行趨
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誑之以計

不斬用濟
事不可爲

然軍無見糧危徧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
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
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非阻
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援臂勢
也判官韋損曰東都乃帝宅公當守之光弼曰汜水
崑嶺盡爲賊蹊子能盡守乎遂檄河南縱官吏避賊
閉無留人督軍取戰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
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
北乎當石橋進乎光弼曰當石橋進甲士夜持炬徐
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口

糧與士伍均少棄甘賊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
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
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
禽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進食實戶一千
五百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非人謳吟思歸朝恩
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
可輕動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
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出師次北
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
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穢

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河，保聞喜，抱玉以兵寡棄河陽。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光弼入朝，徙鎮泗州。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與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眾寡？若出不意，當自潛。」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初，神功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竟鄆間來。瑱擅襄陽，及光弼至，屯朝義走神功，遷河

南瑱、衡、仲卿踵入朝，其為諸將憚服類此。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相州、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自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瑒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部

將卽以其布遂爲光弼行喪號哭相問帝遺使弔卹其母謚曰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後吐蕃犯京畿郝廷玉與馬璘屯中渭橋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

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累遷單于副都護安祿山反詔子儀克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旬日詔光弼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將類 七
伐豈懷私忿時耶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子儀率本
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賊尾我軍我
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
疲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
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待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
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狗士殊死鬪遂破
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
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擊賊
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
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

翰救天子入蜀太子卽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
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闕然
及是朝威大振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
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濠師敗衆略盡故帝唯倚朔方
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
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
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
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
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
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

侯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
陣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
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
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逆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
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
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
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滴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
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
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關請罪乞降乃降爲
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

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獲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
賊子儀與葉獲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
長安李嗣業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
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長川彌亘一舍賊李
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
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
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
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
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旗
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

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帝卽詔大舉九節度使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

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誠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謀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執安慶和收衛州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灌城漫二時不能破城中糧盡人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俄改諸道行營元帥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謀譖

史爲汾陽
諱正不必
諱

未嘗並物
何為敗

惘然

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上元初詔為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兵及河西河東鎮兵繇邠寧朔方大同橫野軍以趨范陽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邠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謂曰河東

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九萬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詒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母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為朝恩元振交訾之乃止會梁崇義據襄州叛是時朝義就誅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

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遠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
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
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
南山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還京師
乃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寢完會
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
中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
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會故將
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
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

五奏可傳

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羣臣數論奏元振懼乃
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
隴蜀左崤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
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
秦漢所以成帝業也後或處而泰去而亡者不一姓
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太宗以來居洛陽者亦鮮先
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
亦地勢則然北吐蕃馬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
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
百奔無一前又宦豎掩逃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彷徨

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不識信否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百曹榛荒寰服不滿千戶井邑如墟豺狼羣嗥東薄鄭汴南略徐北綿懷衛及相千里條蕭亭舍不爨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且地狹隄裁數百里險不足防適爲鬪場陛下意者不以京都新罹剽蹂國用不足乎昔衛爲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况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爲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

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惟時邁亟還見宗廟謁園陵爾造王家以幸天下帝得奏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四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僕固懷恩縱兵掠并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中節度使兼鎮河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廣德二年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勁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

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恐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汾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永泰元年。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等三十萬人。寇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党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盩厔。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子儀使人入奏曰。虜皆騎兵。其來如飛。不可易也。請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扼其衝要。於是帝命淮西李忠臣屯渭橋。滑濮李光進屯

雲陽鎮。西馬璘屯便橋。駱奉先。李日月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先是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辛酉。至奉天。癸亥。党項焚同州官廨。氏居而去。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及暮。二虜退屯北原。丁卯。復至城下。是時回紇與吐蕃聞濮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子儀知之。回紇在城西。子儀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之。欲與之共擊吐蕃。郭子儀以僕固名臣李建忠等皆懷恩驍將。恐

萬多改

壽傳

逃入外夷請招之名臣懷恩之姪也時在回紇營上
 敕并舊將有功者皆赦其罪令回紇送之壬午名臣
 以千餘騎來降子儀遣書喻党項帥鄭延郝德等皆
 請鳳翔降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
 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
 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忠九年入朝對延
 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朔方國
 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里開元天
 寶中戰士千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先帝受命靈
 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亂疾傷凋耗

亡三分之一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
 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角勝豈易
 得耶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人兼數馬臣所
 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畏內懼將
 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約不至進退
 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料精卒滿五萬
 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江淮大鎮
 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追赴關中
 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又自
 陳衰老乞骸骨詔曰朕終始倚賴未可以去位不許

德宗嗣位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薨
年八十五陪葬建陵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子儀
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
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芥顧
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
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人見帝唁
之卽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穴今發
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
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哀甲願從子儀不
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

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
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
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
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
麾下宿將衛士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
然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
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
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中通永巷
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
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以身爲天下安危

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
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
考，哀容終始，人臣之道無闕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
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虞都侯杖殺之，諸子泣
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
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非奴
才而何。

唐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豪
邁，略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時人不知

也。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皆以名
稱重。一時巡繇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治順景
而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賑獲，無吝，秩滿還都，
於是楊國忠方專國權，勢可炙，或勸一見，可顯用，答
曰：是子爲國恠，祚朝宦，不可爲也。更調貞源令，士多
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
手，巡下車，以法誅之，赦餘黨，莫不改行遷善，政簡約
民，甚宐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酋張通晤
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
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宗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

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祗，受詔發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賁賁者，閬州刺史璿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項丘令盧諶所殺。賁乃引兵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遂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暫出行部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迎賁等入。潮不得歸，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祗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躡死，巡馳騎決戰，身被創不顧。士乃奉巡主軍，間道表諸朝。騰牋祗府，祗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略。潮以賊衆四萬薄城。

人大恐，巡諭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乘之勢必折。諸將曰：「善。」巡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明日賊攻城，設百樓，巡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裹瘡鬪，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與巡有舊，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盍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吾見君頭於通衢，爲百世笑，奈何！且君平

開府特進
風裁如是

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久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

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諜知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

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七月潮率賊將瞿伯玉攻城遣僞使者四人傳賊命招巡巡斬以狗餘繫送祇所圍凡四月賊嘗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卽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閭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

水爲不流朝宗夜去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巡藉將士有功者請於巨巨纔授折衝果毅巡諫曰宗社尚危園陵孤外渠可吝賞與貲乎巨不聽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巡主軍士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遠專治軍糧戰具前此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帽爲識視之如言盡覆其衆還輒曰我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帽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

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子琦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
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丞遠侍御史閻吏部
郎中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
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止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
及勲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
兵少大笑巡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其五月賊
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
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城門徑抵
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麾幟乘
船招巡巡陰縋勇士數千人墮中持鉤陌刀疆弩約

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謀伏發禽之督
注矢外向救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
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不能辨因剡蒿爲弧矢中
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發
中左目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
歲而巨發其半餽濮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卽
叛至是食盡士食賊米一勺斲木皮鬻紙而食才千
餘人皆癯劣不能殼救兵不至賊知之以雲衝傅堞堞
巡出鉤于挂之使不得進篝火焚梯賊以鉤車木馬
進巡輒破碎之賊服其機不復攻穿壕立柵以守巡

士多饑餓死存者皆瘡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暮。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爲將，數死戰，竟沒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爲此？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後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

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遺布數千端，霽雲嫚罵馬上，請決死鬪，叔冀不敢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衆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旣見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瑄本以牽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持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

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措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執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至貞源。李賁遣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

恣而有識

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子琦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背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答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琦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巡罵曰。吾爲君父死。爾附賊者。乃犬彘也。安得久。子琦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爲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

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

亦不肯降乃與姚閏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琦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緡弗受爲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更潮及子琦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

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爾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始肅宗詔中書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

八編類集 卷三百一
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賜揚州大都督。並寵其子孫。睢陽雍丘。賜徭稅三年。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玟。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

謙。盧燮。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閭。潞州大都督。官。左子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賜巡妻申國夫人。贈帛百。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

弟英。鐵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

孟宗政時知襄陽。其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一

左編

將類

宋趙范

存李全記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少從父方軍中嘉定十三年與弟葵殲金人于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

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
患十七年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
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
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晞稷書令教二人挈家歸
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
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勦馬三千招游手之強壯者及
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
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
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曰以
義斌感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

李全據
楚州

失此不右而右覓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
命而成大勲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
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
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蔡摛淮西精銳萬人
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
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
瑄雖能得其懽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令親
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范又曰
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
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

出兵以
盜爲名

楚州鹽賊范當調時清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遏賊路。調夏全范成進之半。據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諭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必亡。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豫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

將軍

好計議官

之福。范所遺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淚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因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回書謝廟堂。且決之曰。撫定責之晞稷。而以鎮守責之范。

苦口

責晞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責其爲傷人之痛。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其禍賊見范爲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也。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鼃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奸。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彌盜也。欲

望矜憐。別與閒漫。差遣彌遠。得書爲之動心。二年春奉祀三年。知安慶府。未行。改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校於蔡。蔡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從何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歛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懼。

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以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

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五
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三年遷淮東安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有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無過二萬人就聽節度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淮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北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益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官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送建康府居住嘉熙三年敘復官職

與宮觀四年知靜江府後卒于家

元察罕

察罕帖木兒，潁州沈丘人。察罕幼篤學，嘗應進士舉。有時名，身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潁，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不數月。江淮諸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十二年，察罕乃奮義起兵，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同設奇計，襲破羅山。事聞，授汝寧府達魯花赤。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丘。數與

元末紅巾賊

補中原大統

賊戰，輒克捷。十五年，賊勢滋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洛，察罕兵日益盛，轉戰而北，遂成虎牢，以遏賊鋒。賊乃北渡孟津，焚掠至覃懷，河北震動。察罕進兵大敗之餘黨，柵河洲，殲之無遺類。河北遂定，朝廷奇其功，除刑部侍郎，苗軍以滎陽叛，察罕夜襲之，虜其眾幾盡，乃結營屯中牟，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掠汴以出，來擣中牟營，察罕結陳待之，以死生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死戰，會大風揚砂，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奮擊賊中堅，斬首無筭，軍聲益大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繼而賊西陷陝州，斷殺函勢，欲趨秦晉，知樞密

院事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罕與李思齊往攻之
察罕卽鼓行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爲城阻山
帶河險且固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
可拔察罕乃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
兵拔靈寶城守旣備賊始覺不敢動卽渡河陷平陸
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蹙之以鐵騎賊回扼
下陽聿赴水死者甚衆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
七年賊尋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再趨
長安至灞上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陝西省臺
來告急察罕領大衆入潼關與賊遇賊輒勝殺獲以

億萬計未幾賊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
察罕卽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
賊果圍之厚凡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
里往赴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內中軍亦開門鼓噪
而出內外合擊賊大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
道犯京畿朝廷徵四方兵入衛詔察罕以兵屯涿州
察罕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
盜而自將銳卒往赴召而曹濮賊方分道踰太行焚
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復大掠
且南還察罕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

喜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走山谷其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吳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盜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于是天子乃詔察罕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闡外事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爲已責是年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察罕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鞏懷入汴城合兵攻洛陽

察罕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十九年察罕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駐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戰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噪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

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益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諸將賀宗哲魏賽因不花關係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偽主韓林兒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屯安豐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筭全居民二十萬軍不敢私市不易肆不旬日河南悉定獻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先是中原亂工用海漕不復通京師屢苦饑至是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

定河南為急

入第

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先是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所平定而都魯之子曰孛羅以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察罕乃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覃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遣

其子擴廓及諸將等以精卒五萬擣東平與東平賊
兵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以
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
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大軍猶未渡羣賊
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分遣奇
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
瀕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於分齊
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
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
皆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詔拜中書平章政事

水攻

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察罕遂移兵圍益都環城
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
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
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矣二十二年時
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
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也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獨
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察罕行觀營壘衆以為
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
請以力士從又不許輕騎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營又
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追封潁川王改謚忠襄於

是起復擴廓，拜太尉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仍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擴廓既領兵柄，銜哀以討賊。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卽遣關保以兵取莒州。於是山東悉平。擴廓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爲子。當是時，東至淄沂，西踰關陝，皆晏然無事。擴廓乃駐兵于汴洛，朝廷方倚之以爲安。孛羅自察罕既沒，復數以兵爭晉冀。帝雖屢解諭之，而讐隙日深。二十二年，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秃堅得罪于

太子。太子欲誅之，皆奔于大同，爲孛羅所匿。老的沙者，帝母舅，以故帝數令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帝無如之何，則傳旨密令孛羅隱其迹，而丞相糊思監宦者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竟其事。太子又方節重，于擴廓時，擴廓駐太原，與孛羅構兵勢，相持不可解。二十四年，糊思監朴不花因誣孛羅、老的沙誅，爲不軌。而太子亦怒不已。三月，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罪，削其官職，而奪其兵。孛羅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必欲得糊思監、朴不花乃已。天子不得已，縛兩人與之。七月，孛羅又與老的沙合秃堅兵，同犯闕。時擴廓遣

將以萬騎衛京師，駐于龍虎臺，與戰不利，遂奉太子奔于太原。李羅既入朝，據相位，又使部將二萬騎屯漁陽，爲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以兵擣大同，取之。太子乃趨擴廓，大舉以討逆，發丞相也。速丘屯東鄙，魏遼齊吳豫幽諸王兵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兵取中道，抵京師。亡何，李羅伏誅，帝遂詔太子還京，而擴廓亦扈從入朝。九月，詔拜擴廓左丞相，居兩月，卽請南還。是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所有。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擴廓于是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

與朝廷等，而用孫翥、趙恒等爲謀主。二十六年，自京師還河南，乃復移居彰德。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張良弼首拒命，孔興等亦皆以功自恃，各懷異見，請別爲一軍，莫肯統屬。釁隙既開，遂成讐敵。擴廓乃遣關保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而師齊亦與良弼合兵，連不能解。擴廓始受命南征，而顧乃退居彰德，又惟務用兵，陝西天子之命置而不問。朝廷因疑其有異志，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以重兵擁

太子入城欲脇帝禪位，擴廓知其意，比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太子心銜之。及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第遣弟脫因及部將貊高等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互相勝負，終不解。帝又詔和解之，顧乃戕殺。詔使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八月，帝乃下詔命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而分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孔興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然詔書雖下，太子亦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終扞拒不肯受。於是貊高等皆叛。

擴廓關保自察罕起兵以來，即爲將勇冠諸軍，功最高。而高善論兵，尤爲察罕所信任。及兩人見擴廓有不臣之心，故皆叛之。列其罪狀聞于朝，舉兵共攻之。而太子用沙藍荅兒、李國鳳等計，立撫軍院總制天下軍馬，專備擴廓。以貊高等能倡大義，賜號忠義功臣。十月，詔落擴廓太傅與弟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爲梁王食邑。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所總諸軍，在帳前者，白鎮住、虎林赤領之；在山西者，沙藍荅兒領之；在河北者，貊高等領之。擴廓既受詔，即退軍屯澤州。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張良弼、孔興率兵

東向以正天討，二十八年朝廷命孫左丞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即遣兵據太原而盡殺朝廷所置官，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良弼諸軍夾攻澤州，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誅之。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惟孫翥趙恒罪在所不赦。二月，擴廓退守于平陽，而關保遂據澤潞二州，以與貊高合。時李思齊張良弼孔興與擴廓相持既久，大明兵時已及河南，思齊良弼皆遣使請擴廓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大掠西歸。七月，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當是時擴廓氣稍沮，而關

保貊高勢甚，振數請戰，擴廓不應。或師出即復退，一日，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貊高關保皆就擒，朝廷聞之，遽罷撫軍院而李國鳳以誤國皆受黜。既而擴廓上疏自陳其情，愫帝尋亦悔悟，下詔除其前非。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洛中原俱不守。閏七月，帝乃下詔復命擴廓仍前河南王孫翥趙恒並復舊職，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兵出潼關，李思齊兵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洛，未幾也。速兵遂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而擴廓又自平陽退守太原，不復敢南向事。

已不可爲矣。已而大明兵迫京城，帝北奔，國遂以亡。及大明兵至太原，擴廓卽棄城遁，領其餘衆西奔于甘肅。至正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學士陳祖仁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青齊，不踰月而迫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倚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

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于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疆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

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元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由國子生辟陝西行臺椽除涇陽縣尹入拜監察御史又出僉遼東肅政廉訪司事至正十一年除濟寧路總管奉旨從江浙平章教化征進安豐兵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臯固始賊復猖獗軍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霄皆獎勞而約束之遂得障蔽朱臯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淝水既渡

于大夫為野人之見者不少惑於子女玉帛耳

賊始覺賊眾數萬據礪南我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急躍馬渡礪揚言於眾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十二年有旨命搏霄攻濠州又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徽饒賊已陷杭州教化問搏霄計搏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城子女玉帛非平日所有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而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正色曰江浙相

君方面既陷于賊。今可取而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劔。顧諸將曰。諸君荷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計乃決。遂進兵杭城。賊迎敵。至鹽橋。搏霄麾壯士突前。斬殺數級。而諸軍相繼夾擊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搏霄爲參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搏霄曰。必欲除殘去暴。所不敢辭。若假以重爵。則不敢受。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爲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而始進兵。至

口及虎檻。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報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搏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

賊巢遂乘勝復安吉。七戰而克之。既數日，賊復來窺。獨松搏霄卽以兵守苦嶺及黃沙嶺。賊帥梅元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卽遣偏將余思忠至賊。若諭之，賊皆入將室。潛議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議。已而火起，焚其砦。叱賊黨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有斬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以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襲賊兵後，賊大潰亂，斬首數萬級，擒十餘人，獲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十四年陞樞密院判官。

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分戍鹽城。興化賊巢在大縱德勝兩湖間，凡十有二，悉勦平之。卽其地築芙蓉砦。賊入輒逃，故道盡殺之。自是不復敢犯。賊恃習水，渡淮北，據安東州。搏霄招善水戰者五百人，與賊戰安東之太湖，大敗之。遂復安東。十六年勦平北沙廟灣沙浦等砦，尋進兵泗川，不利。賊乘勢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州。時方暑，兩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搏霄獨守孤城。賊環繞數十里，攻之。搏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出四門突出，賊後約。

曰旗一麾，卽還。旣而旗動，騎士還步，卒自城中出來，擊之，賊大敗。然賊砦猶阻，西行之路，乃結陣而往，翊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寧。朝廷嘉其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擢霄建議于朝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及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贛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就三十里中又設一小砦，使斤埃烽燧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據，此善戰者

所以常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沭、陽、贛、榆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旣爲軍，老弱無

所依歸者宜設置軍民防禦使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於是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有旨命搏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搏霄乃提兵援濟南賊衆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兩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鬪騎兵少卻至礪上伏兵起遂合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搏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獨以矢石禦之黎

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旣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於是濟南始寧詔就陞淮南行樞密判官未幾有旨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旣而濟南果陷搏霄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搏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而營壘未完諸將謂搏霄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霄前衆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事聞謚忠定搏霄早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

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血並其其亦自其也

亦受命至此當以取疑國不固其險皆其以起而列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則亦奉陪我對霄所南行皆亦丞由我命主貴其出

對對南行臥密民亦未幾亦曾命對霄其所始之其

八編類纂東門效其用如對對且想上其皆平大開

